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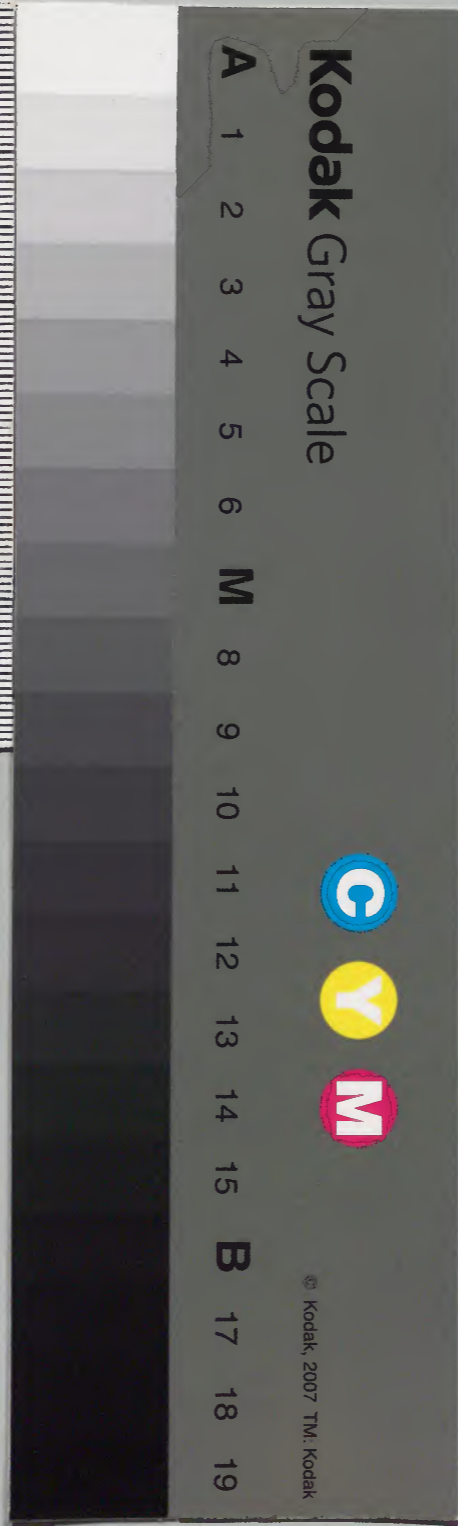
津速餘筆

| | | | |
|-----|---|---|---|
| 和書門 | | | |
| 三 | 一 | 二 | 三 |
| 〇 | 七 | 四 | 三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二 | 三 | 八 | 三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三 | 〇 | 二 | 三 |
| 〇 | 七 | 四 | 三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二 | 三 | 八 | 三 |

史一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31023 |
| 冊數 | 23 (12) |
| 函號 | 213 161 |



白紙のページが続く箇所があり、白紙箇所は省略

高田藩
藏書記

津逮餘筆

備後五弓久文士憲輯

三國志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
行業故世人不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顯

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
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董卓廢帝為弘農王
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
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後與
袁紹等舉兵討卓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太
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



祖得夜遁去。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
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建安元年，汝南穎
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
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
皆降。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
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
早圖之。」公曰：「方今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
不可。」三年，太祖與張繡戰，太祖軍前後受敵。
公乃夜設金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
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

攻大破之。秋七月，公還許昌。或問公前以策賊必
破何也，公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
以知勝矣。初，太祖為兗州，以東平畢諶為別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
「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為之流涕。
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為諶懼，公曰：「夫人
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以求也。」以為
魯相。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
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為不可敵，公曰：「吾知紹
之為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愷克而少威，兵多

而分畫[○]宋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
豐適[○]定以為吾奉也十二月太祖軍官渡袁術自
敗于陳欲從下邳北過遣劉備朱靈要之程昱
郭嘉聞太祖遣劉備言太祖曰劉備不可縱太祖
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謀反舉兵
屯沛五年正月太祖將征備僉曰與公爭天下者袁
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太祖
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為後患袁紹雖有
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後敗袁紹於官渡白馬紹進
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太祖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

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孫策聞
太祖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十
六年馬超與韓遂楊秋李搆成等叛遣曹仁
討之超等屯潼關太祖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
勿與戰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
餌賊亂取太祖乃得渡十七年正月太祖還鄴
天子命太祖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舊
何故事二十五年正月太祖崩于洛陽年六十六諡
曰武王
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黃初三年九

月甲午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七年正月將幸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五月丙辰疾篤丁巳崩年四十

明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大和三年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青龍二年四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

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三年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景初三年帝疾初壽春女自言天神所下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正月丁亥太尉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入卧內執其手謂曰吾疾

甚以後事屬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宣王頓首流涕，即日崩。年三十六。
齊王諱芳，字蘭，鄉明帝無子，養王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正始四年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倭彌呼遣使奉獻。

高貴卿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存王廢，公卿議迎立公。甘露元年七月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上邽。二年四月癸卯，詔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晨夜星行，遠致本邦。

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高貴卿公率公卿議迎立，咸熙元年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是月，鐘會反于蜀，為衆所討，鄧艾亦見殺。二年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如漢魏故事。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衣紵，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善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

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一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也后三歲失父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宝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璧為罪又左右皆飢乏不如以穀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

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于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一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卓廢靈帝已而殺之立其子是為獻帝卓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怨必報人不自保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

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寶物築郿塢高阜
長安城埽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法苛酷愛憎淫刑
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
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
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十餘人
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
格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
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允所殺

三人餘莫敢動長安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
卓者皆下獄死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初給事董卓以布見
信于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以布
為父子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
擲布奉捷避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怨卓
先是司徒王允謀誅卓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
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名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
何謂父子布遂許之自刃卓陳登見太祖因陳
布勇而無計輕于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曰布狼子野

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臨別太祖
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
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
一獲而卿父子並頭重為卿所賣耳卿為吾言
其說云登不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
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布後叛太祖重圍之布與其麾下
登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曰縛太急
小緩之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

所患不過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
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
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
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於是縊殺
布、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太祖之
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否宮對曰宮聞孝治天
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否不
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夏侯惇字元謨沛國譙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
其師者惇殺之由是然氣聞太祖自徐州還惇從

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復領陳留濟陰太
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大旱蝗蟲起惇乃
斷大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植民賴其
利太祖擊破呂布軍于摩陂常與同載特見親
重出入卧存諸將莫得比也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
業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
業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建安二十四年為劉備所
襲遂戰死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
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

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少時南陽何顛異之曰
王佐才也冀重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
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
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別牧
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
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彧以賓之禮或弟謀及同郡
率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
去紹從太祖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
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曰卓暴

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太祖問或誰能代卿為
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志才
率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
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荀攸或從子也少孤及父卒故吏張權求守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攸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
將有女妖攸寤乃推問殺人亡命由是異之太祖自宛
征呂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
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
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衰

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
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引沂泗灌
城潰生禽布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
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
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彧
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
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
人意允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
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太祖與韓遂馬超戰于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也又問詡
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
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
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之有奪宗之議文帝
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
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
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曰噫然
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所思
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
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
祖旧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
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
歸之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名布擊術于阜陵
渙徃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
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疆之
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
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
彼固君子耶且不取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軍將
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

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
慙而止。布誅乃得歸。太祖

王修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以社日棄

歲隣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

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

視者。修親隱恤之，病愈。乃去。修表譚別駕劉獻數

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譚

尚有隙，欲攻尚。修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

也。譚不悅，然知其志節。後又問修計安出，修曰：

「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言人將斷而斷其右手，而

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右弟而不親，天下

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

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

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譚不聽，遂引軍攻譚

于南皮。修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

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

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

欲親修意，默然不慮。修復曰：「受表氏厚恩，若得

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表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

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
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

邢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太祖召為司空掾原女
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諱
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之所以待
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聰明公之命則是允
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邢顥字子昂河間鄭人也太祖諸冬高選官屬令
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顥輩遂以用為
平原植家丞顥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

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顥北土之族少高
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
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顥反踈簡私
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抹庶子
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
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輔東曹掾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
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
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

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
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
之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曰人
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把密各題
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把諸君
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
願賓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止見表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于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
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事士而未知用人之

礼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
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荀彧薦嘉召見論天下
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
吾主也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也九歲人有道父字者
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
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初問
朗曰朗之內外累在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
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董卓遷天子都長
安卓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御史朗知卓必亡恐

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阜用事者求歸鄉里太祖
与呂布相持於濮陽乃携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
叔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太祖征劉備先遣逵
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輦
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太祖崩
洛陽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
來赴問逵先王爾王殺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
有儲副先王爾王殺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
還鄴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

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太祖征張魯過其郡
見則悅之使為軍導則与董昭同寮昭嘗枕則
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安政戊午仲冬念八日抵

板橋題畫

興化鄭燮克柔甫著

竹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
放綠陰照人置一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
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
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煖凍蠅觸窗紙上
擊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影零亂豈非天然
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于紅窗粉壁
日光月影中耳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
浮動于踈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
意其實胸中之竹竝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
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
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趣在法外
者心機也獨畫云乎哉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
斫筆為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鈎染而
出枝間葉上罔非雲積竹之全體在隱躍
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畧無破闕處再
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
小小匠心尚不肖刻若安望其窮微索渺
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于此
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
再不求進比自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
不工而遂能寫意也

畫蘭棘刺圖

東坡畫蘭長帶荊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謂荊棘
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瓜牙王之虎臣自不可
廢蘭在深山已無塵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

不將^家杯之能^唐刺麋^鹿之屬^將嚙之^又有^人構^人將^將
投之^翻之^若得^棘刺^為之^護撼^其害^斯遠^矣秦^築長^城
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
漢^高過^沛遂^有守^得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
菱^角鹿^角棘^刺之^說字^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
皆^藎刺^相參^而藎^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四^畫畢^而
歎^蓋又^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北^宋之^恐真^以無^棘
刺^故也

石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耀耀皆成文也謂其規矩
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辭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
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
塊有欹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
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大包小小
包大構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
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言妙天下未
有以學之寫石者奉寄一細皴一皴皴不知皴皴
文之似否眉山古道不曰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
我也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翔西園氏一幅寄

燕京圖畫拾枚山氏一幅寄江南李緝復堂氏三人
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說問畫中之石尚可轉
乎十畫寄畫吾之心與石俱作矣是日在朝城縣畫
畢尚有餘墨遂塗于縣壁作臥石一塊朝城訟簡形
輕有臥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問之亦
知吾為吏之樂不苦也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以之

新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

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沈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
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
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
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而不畫不
索我書而不書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乎此但笑而
聽之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筆也板橋專畫蘭竹
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專者專之不如
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安
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端

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
濤微筆耳且八大無一君大易認識石濤弘濟又曰
濤湘道人又曰若似和尙又曰瞎大滌子又曰瞎尊
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亂蘭亂竹亂石與汪希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雷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
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
格既畫以後不畫一格

竹五
十笏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

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石聲日中月中有影詩
中酒中有情閨中悶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即竹石
亦愛我也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
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不得即往
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彌新乎對此畫橫此
境何難歛之則退藏于密亦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不知有人
宅東西種修篁約千萬計先生卽以爲師去春先生
病起目矇耳聾之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
今夏四月輕輪短棹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闕
大甯下浸太湖狎洞庭揖林屋品茗茶經慧慧泉之
上躡良常憩招隱復渡江訪焦先瓜牛廬又至廣
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爲此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
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摠棖觸之
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歎賞不置命
儻人鈔錄并剡剡氏江君早歲能文文道矜慎獨取

平菴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耶

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自序

繪事發微序

夫畫一藝耳苟學之有得每不能自己而積習在
焉王右丞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此之謂也
學者能勿忘勿助歷盡閭奧則琴師之琴治玉之
治尚可以仙藝成而下卽道成而上矣聖賢之遊藝與
夫高人逸士寄情煙霞泉石閒或軒冕巨公不得自
適於林泉而托興筆墨以當卧遊皆在所不廢世之
傳畫良有以也余幼賦性疎野讀書之暇有志畫學

既壯念先世從龍禦侮受恩深重思及時有所建白
迨兩試不售身膺武職從運塞外萬里奔馳而未
獲報稱歸卽益潛心此道今三十餘年矣昔人學
書而池水盡墨畫被至穿讀書而三年不窺園
然糠映雪以終夕今予一官白首雖不敢追踪往
古而日事翰墨未嘗少倦惟恐學之日短空自成
癖因與畫中六法三昧前人言而未盡畫者以至於
山水根源陰陽向背丘壑位置用筆用墨皴
染著色種種諸法略抒管見以志一得然言之無
文恐不足爲斯道一助要亦見余之數十年中積習
未忘有不能自己者如此云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十月初靜巖唐岱
自序

繪事發微

長白唐岱毓東父著

正派

畫有正派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
名世也何謂正傳如道統自孔子孟後述衍於廣川
昌黎至宋有周程張朱統緒大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
文清胡敬齋王陽明皆嫡嗣也畫學亦然派於伏

善哉畫卦以通天地之德史皇收蟲魚卉木之形以抒藻揚
芬筆端造化於是始逗漏一班矣傳曰畫者成教化明人
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益精於畫者嘗聞代而
一出也唐李思訓王維始分宗派摩詰用渲淡開後世法
門至畫北苑則墨法全備荆浩關仝李成范寬巨然郭熙輩
皆稱畫中賢聖至南宋院畫刻畫工巧金碧焜煌始失畫家
天趣其間如李唐馬遠下筆縱橫淋漓揮灑只開戶牖
至明戴文進吳小仙謝時臣皆宗之雖得一體究於古人背馳非
山水中正派此亦如莊列申韓諸子雖各著書名家可同魯論
鄒孟耶元時諸子遙接董巨衣鉢黃公望王蒙吳鎮趙孟頫
皆得北苑正傳爲元大家高克恭倪元鎮曹知白方壺雖稱
逸品其實一家之眷屬也明董思白衍其法派畫之正傳
於焉未墜我朝吳下三王繼之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
淵源有自出入蹂躪於子久之堂奧者有年每至下筆得
意時恒有超越其先人之歎近日同學諸子各具所長探討六
法深究三昧爲之別白其源流如此未知將來誰援赤幟也

畫名

畫家得名者有二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
者如王右丞李將軍荆關董巨李成范寬郭熙輩以
畫傳人也若地位之尊崇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

王嘉祐王南唐後主道德之隆重如司馬君實學問之
淵博品望之高雅如文與可蘇子瞻諸公以人傳畫
也因人傳畫者代代有之而因畫傳人者每不世出
蓋以人傳者既聰明富貴又居豐暇豫而位高善詩
故多以畫傳者大略貧士卑官或奔走道路或擾於
衣食常不得為即為亦不能盡其力故少然均之皆
深通其道而後能傳道非兼通文章書法而有之則
不能得故甚難畫之樹石山寺村墟橋梁如文之句
法也丘壑位置景物境界如文之章法也其操筆伸
紙經營慘淡大幅小方獅子之搏虎象文之臨題也
至於山之輪廓樹之枝幹用書家之中鋒皴擦點染
分墨之彩色用書家之真草篆隸也今亦有用筆純
熟似得筆墨之趣而位置錯雜如善書者寫無法之
文又有筆力不到皴染不熟而臨摹成跡如幼童抄
古文是二者皆不能得其道世有善文而不能善書
善書而不能善文者而畫家必兼二者家之法而後可
然則非精於六法六要知三品三病筆墨妙境界
幽深氣韻渾厚意味脫灑而深得其道者不能傳而
古人之畫名豈易得哉

著色

山有四時之色而風晦明更不一非著色無以像其
貌所謂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福秋山
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淡而如睡此四時之氣象也墨
雖妙只字得山水精心本質難於并別四時山色隨時
變現至露著色正為此也故畫春山設色須用青綠
畫夏而餘芳草花落江隄或漁艇往來水山時使
觀者如如然夏山亦用青綠或用合綠赭石畫出綠
樹濃陰艾荷馥郁或作兩巖山翠氣欲溢使觀
者條條然畫秋山用赭石或青以墨合墨畫出如葉
新紅寒潭初碧石或作蕭寺凌雲漢古道無行人景
象使觀者肅然然畫冬山用赭石青黛合墨畫出
寒水合澗飛花而三凝欄或畫枯木寒林千山積雪使觀
者凜然然四時之景能用此意字出四時山色儼在楮
墨之上矣英字動筆著色之法貴於淡非為敷彩眩目
亦取之也青綠之色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
以墨積石合綠種以水色亦不宜濃濃則不致反損精神用色
與用墨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兼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
色助墨光以墨主顯色形要之墨畫中有色色中有墨
能參墨主色之微則山水中之裝飾無不備矣

雪景

雪景之作王右丞有輞川積雪巨然有雪圖至
李營口上畫雪景曲盡其妙所作枯木寒林圖
深得嚴冬凜冽之狀許道寧亦有漁莊雪
霽圖後雖有作者各得一體不能出營口之範
圍也凡畫雪景以寂寞黯淡為主有玄冥充
塞氣為家用筆後在石之陰凹處皴染在石面
高平處留白即雪也雪獸之石皴要收短
石根要黑暗但染法非一次而成須數次染之
方顯雪白石黑其林木枝幹以仰面留白為桂
雪之意松柏杉檜俱要雪壓枝稍或行旅踏
雪須戴雪笠龜衣有衝寒冒雪之狀陡峻絕
壁用棧神樵路危橋相接不絕山奔人家須靜掩
柴扉塵囂不至雪圖之作無別訣在能分黑白中
之妙萬壑千山巖如白玉合成令人心曠澄徹古
人以淡墨積雪為尚若用粉彈雪以白筆勾描
者品斯下矣

臨舊

凡臨舊畫須細閱古人名蹟先看山之氣勢次
究格法以用意古雅筆精墨妙者為尚也而臨舊
之法雖摹古人之巨壑梗槩亦必追求其神韻

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誠從古畫中多臨多記
飲食良寢處與之爲一自然神韻渾化使蹊徑
幽深林木蔭鬱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恨我
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之歎矣故臨古總要體
裁中度用古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丘壑蹊
徑訣曰落筆要蒼白景界要新何患不脫
古人窠臼也

讀書

畫學高深廣大變化幽微天時人事地理物態無不備
焉古人天資穎悟識見宏遠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
通斯得畫中三昧故所著之書字字皆原皆成訣要爲後
人之階梯故學畫者宜先讀之如唐王右丞山水訣荆浩宋
賦宋李成山水訣郭熙山水訓郭思山水論宣和畫譜名
畫記名畫錄圖繪宗彙畫苑畫史會要畫法大成不
下數十種一皆句詁字訓朝覽夕誦浩浩焉洋洋焉聰明
日生筆墨日靈矣然而未窮其至也欲識天地鬼神之情狀
則易不可不讀欲識山川開闢之時流則書不可不讀欲識鳥獸
草木之名像則詩不可不讀欲識進退周旋之節文則禮不可不
讀欲識列國之風土關隘之險要則春秋不可不讀大而代有
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精微則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不可不讀

也胸中具上下千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
畫中發墨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焉可少哉莊子云知而
不學謂之視肉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
自能超越名賢者彼懶於讀書易以空疎從事者吾知其不
能畫也

唐岱疏曰近有作畫用退三毫禿筆謂
之艾君老不知非艾君老是惡癩也。用筆之
要余有說正身存心要恭落筆要鬆存心
不恭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上落筆不鬆
則無生動氣勢以艾字鬆應恭始得
的收故用筆之訣也。松似龍形環轉迴
互舒伸屈折有凌雲之致柳要迎凡
探水之能。大凡生於石者根拔而多
西路生於土者深培而木直微見其根
○古云樹為山之衣山若無樹則無儀盛
之容。此法在作者罕能精究况觀者
乎。○古人亦有不作遠山者為主峰上客
山得勢諸峯羅列不必頭上安頭故也
○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勢是畫
家大關節也。○自然者學問之化境而

力學者又自然之根基。手畫心摹。手無時
無處不用其學。○語曰造化入筆端。
大奪造化。○不免紙上譚兵之謂。○古
曰畫有三品。神也。妙也。能也。而三品之外
更有逸品。

在石錄。序。寒。窓。呵。凍。隨。筆。接。輯。○性
懶。廣。輒。○多。產。黑。白。石。磨。礮。為。棋。子。○
真。八。書。室。清。供。上。品。○

